

YUNNAN TIBETAN
藏族民居
HOUSE

云南



翟 辉 柏文峰 王丽红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 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藏族民居/翟辉, 柏文峰, 王丽红编著.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8.8 (2010.6重印)

ISBN 978-7-5416-2824-5

I .云… II .①翟…②柏…③王… III .藏族-民居-云
南省-图集 IV . TU241.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2292号

责任编辑: 张向清

封面设计: 晓 晴

责任校对: 叶水金

责任印制: 翟 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24 印张: 4.5 字数: 110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2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致谢：

感谢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对云南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及近年来对相关研究与实践所提供的宝贵支持，这些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全力支持云南藏族地区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战略高度上把云南藏族民居可持续发展视为上述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
2. 资助绿色乡土建筑的调研、设计、适宜技术开发和试验示范项目建设，以及召开研讨会、展览会和推广工作经验交流会，领导、参与绿色乡土建筑试点示范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3. 积极推动绿色乡土建筑研究与实践的国际合作，促成荷兰必雅建筑师事务所、德国费森公司、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与昆明理工大学在项目中的合作；
4. 策划编撰云南绿色乡土建筑研究与实践系列出版物，并全额资助出版费用。

向组织、指导和协调这项工作开展的TNC中国部所有工作人员表示真诚的敬意，并对以下几位专家提出特别的感谢：

唐乐天先生对藏族文化以及藏族民居的热爱令人感动，他对促进云南绿色乡土建筑发展工作的信心和毅力令人敬佩。

陈洁先生、和强先生为传统藏族民居调研、绿色乡土建筑试点项目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对家乡的挚爱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他们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是我们的楷模。

昆明理工大学绿色乡土建筑研究所

2008年6月28日

前言：发现民居智慧

从1998年8月起，在我的博士生导师吴良镛院士的指引下，我和我的老师、同事、学生曾多次踏上迪庆这块美丽的热土，去欣赏、体会她那广阔的“消失的地平线”，去发现她特有的传统民居的智慧，每次的调研都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心中都存有一份执着，对过去、对现在、更对未来。

这本书是对云南藏族民居的“图说”，希望将我们发现的民居智慧展现给读者，而此“图说”是长时间“多重曝光”的结果。因此，我觉得在一开始就有必要将其中几次重要调研的行程和工作记录于此，一则是提醒大家注意“时间”这一重要的线索，二来也是对那些在云南藏族民居研究中做了许多具体而实在的工作的人们表示真挚的敬意和谢意。

1999年3月，翟辉、陈敏、潘莹、陈宗琳、吕化雨、林雷、赵亢榕、代斌、郝劲等：对独客宗古城进行详细的调研，测绘两幢传统“闪片房”；设计了独客宗古城“闪片房”改造方案。

1999年10月，翟辉、吕彪、黄斐然、张伟等：小中甸、中甸中心镇、奔子栏、明永、茨中；测绘奔子栏传统“土掌碉房”一幢。

2000年4月，翟辉、王丽红、吴志宏、江帆、沈可畏、熊承志，陈俊、洪云川、肖云彬，沈谦，杨涛，宋抒宇等：小中甸、中甸中心镇、红坡（四村）、尼西汤堆、奔子栏、德钦升平镇；测绘小中甸团结村、尼西汤堆村传统“闪片房”各两幢；设计了藏房改造、新建的方案。

2001年5月，翟辉、柏文峰、王灿、杨宇亮等：小中甸、中甸中心镇、尼西的汤堆、形朵和上桥头、奔子栏、德钦升平镇、明永、斯农、荣中、西当、格咱；测绘独客宗古城传统“闪片房”一幢，测绘形朵村总平面示意图及一幢传统“土掌碉房”。

2005年1月，柏文峰、王冬、施维克、吕珏、王海涛、李群星、李春喜、姚树鸿、潘艳红、合建芳、陈丽珍、苏贵山、孙文锐、完松、刘昕等：中甸纳帕海、格咱乡普各村、普上村、曲

别仲村，尼西乡尼西村、上桥头村等地，测绘中甸民居传统“闪片房”6幢；测绘3幢传统“土掌碉房”。

2006年9月，王丽红、冯晓波、翟辉：“闪片房”更新方案参加“云南省农村住房建筑方案设计竞赛”获一等奖。

2008年3月前后，周伟、陈丽珍等：德钦调研，完成了雾浓顶村汪吉家的更新设计方案。

每一次的调研、测绘和设计都是辛苦的，被藏獒攻击的一幕今天想来仍然有些后怕，但这项工作同时又是愉悦的，特别是在发现民居中隐藏的智慧时更是兴奋不已。

在我们的每一次调研中，都得到当地城建部门和老乡们的大力协助，藏族老乡们的好客与质朴是本书无法表现的，只能在此深深地表示感谢！

感谢云南省建设厅村镇处和昆明理工大学建工学院对云南民居研究的长期支持。

最后，要特别感谢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资助，没有唐乐天老师的提议和敦促，本书的整理出版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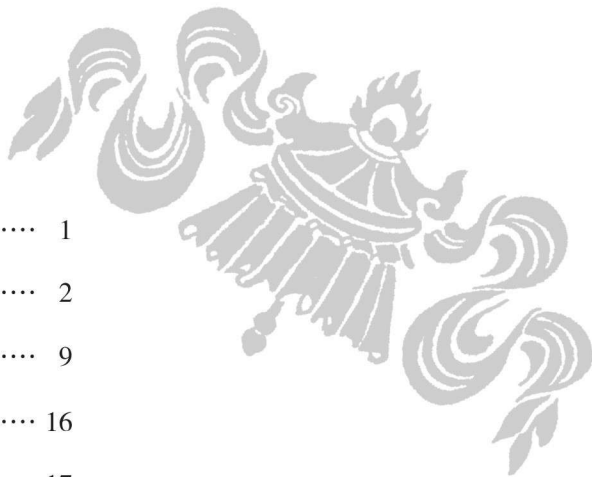
翟 辉

2008年5月于昆明理工大学见地工作室

目录



1 香格里拉：诗意的栖居	1
1.1 传统聚落：天地人神相融共生	2
1.2 藏族民居：结合环境的智慧	9
2 高寒坝区藏民居——“闪片房”	16
2.1 “闪片房”的特征	17
2.2 “闪片房”的智慧	24
2.3 “闪片房”的不足	26
2.4 “闪片房”典型示意	27
2.5 “闪片房”测绘图	30
3 干热（温）河谷藏民居——“土掌碉房”	52
3.1 “土掌碉房”简介	53
3.2 “土掌碉房”测绘图	57
4 民居更新方案设计	70
4.1 更新理念	70
4.2 “闪片房”更新方案设计图	72
4.3 “土掌碉房”更新方案设计图	94
参考文献	101
后记：在林中路上	102





香格里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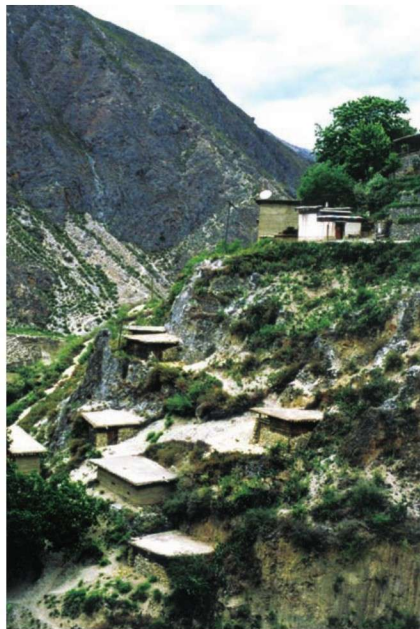
诗意的栖居



1.1 传统聚落：天地人神相融共生

云南迪庆的藏族传统聚落少有“人工规划”的痕迹，大多为“自然”形成的，受气候、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较大，其形态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顺应自然的自然性。迪庆的藏族传统聚落是天、地、人、神相融共生的，为了方便表述，我们将天、地、人、神分而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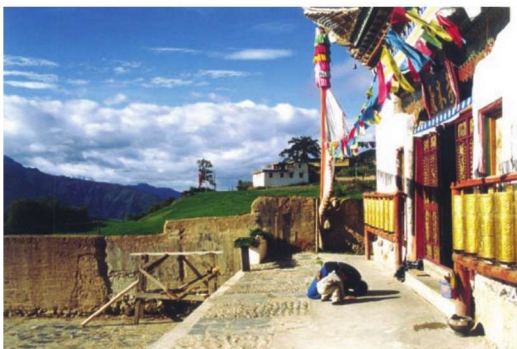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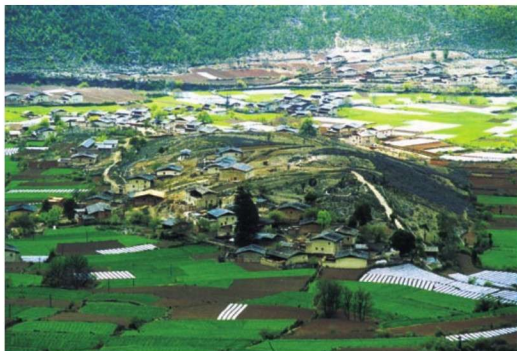
天：主要指气候，基本的气候因素有日照、风象、降雨雪、气温、湿度等，它们均受到“地”（地形、土壤、水体、植被等）的影响。地区气候是一种基本的、不变的力量，是决定地区文化、风俗礼仪等的深层结构。气候因子是建筑形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迪庆藏族是以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作为其住屋建造的出发点的，香格里拉高寒山区的“闪片房”和德钦干热（温）河谷的“土掌碉房”都是“因循气候”的产物——“闪片房”厚达一米的夯土外墙，少而且小的窗洞，很大的进深，这些都是出于保温抗寒的目的；“碉房”的厚墙、多窗、内天井，则主要是为了隔热通风；“闪片”坡顶便于排雨除雪，且具有较好的抗冻性；而“碉房”的平顶土掌则为干热（温）气候所致。



地：即地理，包括：地形、地貌、地景、水系水源等。大地是人类活动的坚实的平台，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馈赠，是供养人类的载体。同时，大地也给村民民居的建造带来了许多限制，因此，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就成了传统村镇的优秀品质和显著特征。

藏族传统村镇是充分结合地景的，正是扎根大地、融入自然的做法使其在景观上富于变化且充满生机。生活在雪山下的民族，对大地总是充满敬畏，他们认为大地上的一切都拥有一颗真实的灵魂。因山就势，就地取材，迪庆藏族人民不仅创造出了扎根于大地的村落、民居及其建造技艺，同时还创作出了许多“与神灵交流”的大地艺术（玛尼堆、风马旗、佛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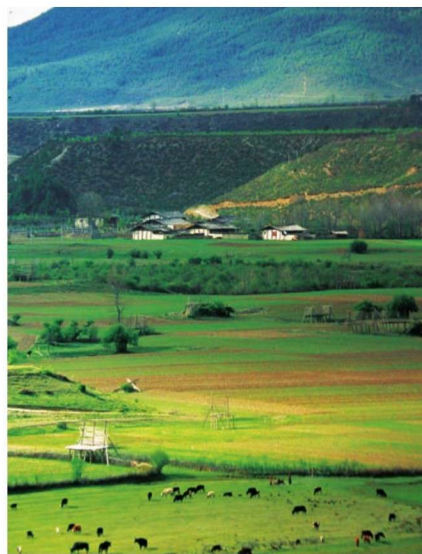


人：人文，即当地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在C·A·Doxiadis（道萨迪斯）所提出的人居环境五要素——Anthropos（人），Nature（自然），Society（社会），Shells（聚居：建筑与城镇），Networks（网络：交通通信）中，人无疑是中心和基本，人总是能动的源泉，总是文化得以产生、经济得以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纵观历史，人们将发现在他们身后留下了多么广博灿烂的文化——而人的问题，则一直是这些文化得以凝聚的核心。因此，不管人类的文明曾有过怎样巨大的改变，这一核心却从来没有为之动摇。正是由于这个，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延续。”^[1]“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不仅是人类学的独特的文化洞见^[2]，同时也是我们阅读理解传统聚落所应具有的必要视点。离开了鲜活而实在的当地居民，传统聚落中的许多现实就无法解释了。畜牧牛羊、种植青稞、伐薪生火是迪庆藏族传统的劳动方式，因此，传统民居中底层的牲畜棚、柴火房以及房前屋后的青稞架都是极其实用而自然的；二层堂屋是住户全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中心，因此面积很大；“闪片房”的夹层，一个干燥通风的存储草料及杂物的空间，不仅贴近生活而且颇具“智慧”——既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又可保温隔热、通风避雨，是一个多功能的、节约用

[1] 吴亮：《吴亮话语·批评者说》，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1996年。

[2] 克利福德·格尔兹 著，纳日碧力戈 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P13。王铭铭译序。

地的高效空间；“土掌碉房”的平屋面的最大用处乃是脱粒、晒粮。同时，没有一个社会是孤立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毗邻族群发生着联系，迪庆地处滇藏交界处，虽属藏区也难免受到汉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藏族传统民居中也留下了明显的嫁接痕迹。



神：即宗教信仰。“如果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那么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就可以说是文化的基本质量。”^[1]迪庆的地区文化是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很显然，民居中的经堂、中柱、神龛、水亭、“吉祥八宝”，屋顶上玛尼旗（经幡）、香炉，房前的风马旗以及浓艳的装饰等都使迪庆藏族民居深深地打

[1] 克利福德·格尔兹 著，纳日碧力戈 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P11



上了藏文化的烙印，连尼西汤堆的“闪片房”中的厕所也首先是为念经的喇嘛准备的，而神山上的神旗，村口、路口的玛尼堆、白塔、转经筒等则是藏族村落的精神中心。藏民把宗教当作他们的太阳——“在吉祥的地方，修起金色的寺庙；金色的寺庙里，坐着我们的贤人。在殿宇的头上，出现金色的太阳，示意宗教的昌盛。”^[1]

天与地即“自然”，人与神即“文化”，自然与文化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环境”。迪庆藏族村镇是充分结合自然和文化的，既是环境的产物，同时又重塑了环境。

伟岸的大山、猎猎作响的经幡、缄默厚重的玛尼堆、朴实个性的藏民居、粗拙挺拔的青稞架……自然地融合在湛蓝得近乎纯粹的天幕下，天与地之间，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却是美妙的距离，在此距离中又有了种浑然一体的和谐。

玛尼堆、转经筒、经幡、佛塔、经房、青稞架以及藏民居，这些在藏族村镇中平实而又必不可少的实用的“艺术品”，是体悟天、地、人、神共融和谐的最好媒介，是阅读藏族传统聚落的“关键词”。

[1] 李旭：《遥远的地平线》，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99年版，P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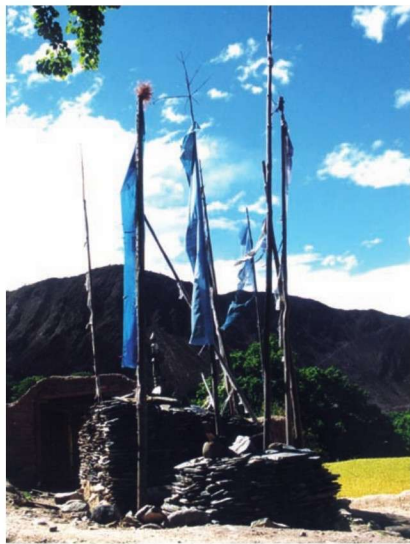
玛尼堆：藏传佛教信徒把刻有六字真言^[1]的石块（玛尼石）、牦牛头骨或压有各种佛像的泥模置于交通要道路口，再插上经幡，以祈祷平安幸福。玛尼石主要刻有六字真言，还刻有佛经、咒语、佛教和苯教的神佛像等，是藏民供奉的圣物。玛尼石一般是选石质较好的卵石、片石刻成，按石块的自然形状来造型。多用线刻手法刻出密密麻麻的经文或佛像，字数少的咒语一般用浮雕方式刻出文字，大型石块则采用剔底浮雕方式处理。有单面刻、双面刻，也有周身满布藏文的多面刻，还有在硕大的卵石上笔划宽度粗达数公分的藏文六字真言的。

玛尼堆表达了藏民原始的山神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玛尼堆下端往往用石灰涂白，上面竖着艳丽的经幡。在藏族村落中，几乎随处都可能发现这

种记载着遥远过去人们悲欢和祈求的美丽石头和耀眼的经幡。

风马旗（经幡）：即藏民族图腾崇拜中“隆达”，可译为风马、风旗、经幡、经旗、嘛呢旗。悬挂风马旗，是出于对山神水神的敬畏，是为了求得幸福平安、人畜兴旺，或希望佛神保佑出门人一路平安等等。风马旗还能起到同念经一样赞颂天地神灵的作用，据说风马旗每飘动一次就如念了一遍经文。在高山流水之间，它们和蓝天白云、冰峰翠谷融为一体，真有“人与神灵交流”之感。

蓝、黄、绿、红、白五色经幡，集合着天、地、水、火、土的意识，在人们的头顶上招摇庇护。



[1] 佛教传入西藏，就有真言的传说。观音菩萨六字大明神咒据说在托托日年赞就有了，空中降下“四宝”，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唵吗呢叭弥吽”的小舍利塔，藏传佛教认为它是无上的“真宝言”，常常念诵可以免入地狱，死后升入“香巴拉国”（极乐世界）。

转经筒：转经是藏传佛教信众的一项重要活动。转经筒一般用金属制作，筒外铸有六字真言，筒内装有经卷咒语，经筒的转动即代表信众的祈祷。转经筒有大有小，大的如水桶一般或更大，置于寺庙、经房之中，小的不过杯盏大小，可手持而摇。



青稞架：晾晒青稞的木架，造型独特，极富高原力度。随意组合于草甸之上，连接着天与地，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像守护村落的卫士，更像是艺术家精心设计的大地艺术品。



佛塔：佛塔源于印度，又名“浮屠”，是藏民礼佛的重要场所。在藏语里称佛塔为“曲登”，意为供奉和依托之处，属于佛教“三所依”^[1]之一。佛教认为，塔即佛身，活佛、高僧圆寂之后，其法身或“舍利”被置于塔中。塔便成了佛与僧俗民众通灵的媒介。

[1] “三所依”即“身之所依”——佛像，“语之所依”——佛经，“意之所依”——佛塔。



1.2 藏族民居：结合环境的智慧

云南迪庆的藏族民居是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用地地形、建材利用的条件、生产生活的需要以及地方文化，同时还借鉴了其他民族建筑的一些优点而建造的。其中，典型的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降雨雪较多的高寒坝区的“闪片房”，另一种是干热（温）河谷地区的“土掌碉房”。

段绶滋在《中甸县志稿》中写到：“藏族住宅均为四楹楼房，其建筑法，与西式建筑相同。先将下层修造完备，再修造第二层，俟第二层造竣，视其力量，再造第三层，在四、五层屋顶，多系平掌，可供眺览，可晒粮食。一、二两区（层）因土质较松，多于平掌上架一闪片屋顶以复护之，周围土墙坚厚，最能持久，下层为牧畜所居，绝不住人。凡火房食寝经堂、客厅、喇嘛净室、储藏室、厕所俱在上层。其有三层楼者，则经堂、客厅及喇嘛净室必在第三层楼。藏俗以喇嘛为最贵，是以喇嘛净室必有高尺许之净床木床及金漆香桌，即聚餐时亦必有獐毛牛皮垫褥以居之，其父母兄弟姐妹均席地盘膝而坐，惟藏人聚餐，必在火塘周围，绝无食厅及桌几之设备。凡上层之火房、寝室、经堂、客厅、储藏室、厕所最讲清洁，下层则牛溲马粪臭秽不堪，但其农田肥料，全在于此，实已习惯形成也”。^[1]

李翰湘也有如下描述：“土人古宗精于建筑，其修屋宇也，规模几层为度，如建三层，墙高为六，基坚坦厚，墙完竣之后，乃架木为屋，多开窗，其窗较西式尤为合宜，先架木如小屋形，前宽后窄，不碍光线，屋顶上不用瓦，筑上盖之土，上间有木片盖者，有天窗，有曝台，与西式屋相仿佛。”^[2]

[1] 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云南民族出版社，昆明，1986年版，P85。

[2] 李翰湘：《维西县志》卷下《建筑》，云南民族出版社，昆明，1986年版，P86。

阅读云南藏族民居有几个共同的“关键词”是必须提及的，即：中柱、火塘、神龛、吉祥八宝、水亭、经堂、经幡和烧香台。

中柱：是藏族家庭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中柱崇拜的根源在于‘树’崇拜。虽然树从它被砍伐用来做柱的那一刻起，它的生命过程就已结束了，存在的形式也已根本改变了。但是，中柱崇拜者们并不这么看待，他们虔诚地相信：‘树’的生命还在‘柱’中延续，而且，是家庭兴旺发达、生命永远不息的标志。这就导致了一项建屋的重大风俗出现，即：建屋立柱时，务需遵守根部在下、梢部在上的规矩，维持着自然状态下数的生长状况，这样，柱子才不会‘死’，家庭才有发达希望”^[1]。中柱并非因结构需要而存在，它甚至是反结构逻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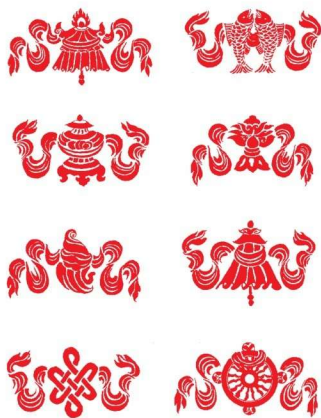
火塘：在藏民居中火塘是必不可少的。火，不仅可烹煮食物、取暖，还可增光照明，同时也是起居的中心。“火塘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上——从某方面说——是害大于利。首先，室内火塘终年不灭，烟雾弥漫，灰尘满室，加之空气流通不畅，室内空气污浊，有害于身体健康；其二，房屋均是可燃材料（木、竹、草），火塘设置室内极易发生火灾；其三，火塘终年不息，耗柴甚多”^[2]。



[1] 蒋高宸编著：《云南民族住屋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1997年，P112。

[2] 斯心直：《西南民族建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92年，P33。

神龛：藏民居堂屋中一般均在火塘一侧设有神龛，藏语称“维康”，供有喇嘛活佛或者菩萨的像，下方一般还放有净水碗（七个或七的倍数个），以水供奉佛。“在藏族心目中，这水代表恒河之水，在‘锅庄舞’词中唱到：世界上最大的水，就是洁净恒河水。以此水供奉佛，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事。”^[1]



吉祥八宝：又叫八吉祥、八瑞相或藏八仙，藏语称“扎西达杰”，即吉祥结、妙莲、宝伞、右旋白螺、法轮、胜利幢、宝瓶和金鱼。“吉祥结”象征着代表有关宇宙的所有理论和哲学的梵网经，还象征着如果跟随佛陀——达摩之网，就有能力从生存的海洋中打捞起智慧珍宝和觉悟珠宝。“妙莲”象征着最终目标，即修成正果。“宝伞”象征着佛陀教海的权威。“右旋白螺”象征着达摩回荡不息的声音。

“法轮”象征着佛陀教义的传播。“胜利幢”象征着修成正果的胜利。“宝瓶”象征着灵魂的永生不死。“金鱼”象征着复苏、永生、再生，同时也被认为是慧眼的象征。八吉祥代表的是佛陀身体的不同部分——“宝伞”表头，“金鱼”表眼，“右旋白螺”表牙，“妙莲”表舌，“宝瓶”代表身体，“吉祥结”代表肠子。吉祥八宝即是堂屋的墙面装饰，也是藏民的精神寄托。



[1] 张实分册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藏族——中甸尼西乡形朵村》，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2001年版，P213。